

摘取王冠的人

陶嘉善



摘取王冠的人

陶嘉善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鲁 牧

封面设计：肖 光

插 图：倪坚东

摘 取 王 冠 的 人

陶嘉善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0 插页 5 字数：230千

1987年7月第一版

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500册

书号：ISBN7810030256/J13 8415·43

定价：2.00元

2021/15

目 录

搏击者·····	1
呵，焦虑·····	17
摘取王冠的人·····	39
绿色地毯上的“美神”·····	57
创业艰难百战多·····	91
她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·····	108
瑰 宝	
——李连杰印象·····	123
天鹅之恋·····	146
绿茵场上攻关人·····	154
东方女侠的微笑·····	172
女投手的风貌·····	192

路，还很长、很长……	210
同巨人一起游戏的姑娘	
——丛学娣素描	226
女人不是月亮	234
墨绿色球台上的变奏	245
一个扮演悲剧主角的人	259

搏 击 者

几千年来，人们无时不在搏击。同自然搏而求生存，同强暴搏而争自由，为民族搏而求正义，为祖国搏而争荣誉……历史，就在人类的搏击中得以前进。

人生能有几回搏？然而，有的人恐惧搏击，搏而生畏，浅尝辄止；有的人则渴求搏击，搏而勇进，一搏到底……



刘玉煌是个跳远运动员，出生在我国田径之乡——福建省莆田县。从十三岁起，他就在二点七五米宽、九米长的沙坑上进行搏击。从山青水秀的福州市，到霞光铺彩的北京城，从风光奇丽的墨西哥城，到繁花似锦的布加勒斯特，他的才能、素质和性格，在激烈的搏击中闪烁出异彩。

在北京龙潭湖畔的国家田径集训队住地，我结识了他。在初次相识的一霎间，我就感到他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。

他今年二十二岁，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，具有国家选手特有的气质和大度。他那一头柔软的黑发覆盖着宽阔的前额，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。他谈吐显得有些拘谨，也

许由于普通话讲得不太标准，常常借助手势来表达。他谈到中日田径对抗赛、第八届亚运会，还谈到亚洲和世界的跳远名将白井淳一、比蒙、麦里克斯、刘易斯……

一谈起他所经历的这些搏击，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时而从坐椅上蹦起来，象是要冲向起跳的踏板；时而陶醉般地眯起眼睛，象在品味醇厚而甜蜜的美酒。

“再过几天，我们就出发去东京了。”他说

“去搏击？”

“对。这次亚洲田径锦标赛，不瞒你说，我做梦都在想。”

“有希望夺标吗？”

“有。”他的口气是那样自信，简直不容别人有一点置疑，“这是背水一战，要拿不到金牌，就失去了参加田径世界杯赛的资格，我们就不能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。”

“据说日本的白井淳一不好对付。”我提醒道。

“是的，这个人很厉害。为了对付他，我准备了将近三年。”

“三年？！”我睁大了眼睛。

他点点头，渐渐陷入了沉思……

二

跳远这项体育运动，于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兴起，此后广为普及，在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，最好成绩就已达到七米二一。我国引进这项运动虽为时不晚，但纪录却很低，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达到七米多一点，与欧洲相比，

整整落后了一个世纪。

这种现象，既非人种学家所能解答，又非高等数学家所能推算。不是吗？作为亚洲人的日本，尽管开展此项运动的时间与我国相差无几，但却能与欧洲人相匹敌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他们不仅一直垄断着亚洲纪录，还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。日本著名的跳远国手臼井淳一，曾经创造了八米一十的亚洲纪录，跻身于世界强手之林，被誉为东方田坛上的一颗明珠。

“问题是明摆着的，我国的跳远要走向世界，就得向日本挑战，就得战胜臼井淳一！如今，这个使命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运动员身上，你想，我能不认真准备吗？”刘玉煌又从坐椅上蹦起来，眼里迸射出火焰般的光芒。

是的，责任在召唤着他的意志，使他忍受着感情上的煎熬。我凝视着他的眼睛，寻觅着那颗撞击着他胸膛的心。

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痛苦，但有一种痛苦是不便表白的，它比通常见到的生离死别更难以忍受，因为这种痛苦是和祖国母亲悲惨命运和心灵创伤紧紧联在一起的。古往今来，我国曾有多少才能出众的体育志士，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失去了青春年华！

刘玉煌应该说是个幸运儿。一九七三年，这个爱在沙坑里蹦蹦跳跳的农家子弟，出人意料地以跳高一米六十和跳远五米三十的成绩，连获莆田地区小学生运动会的两项冠军。这件事如若在别处，也许无足大惊小怪，可是在田径之乡莆田，却成了一件大事。富有经验的莆田县教练员立即跟踪登门，把他吸收到业余体校，并根据他的身材，指导他专攻跳远。

此后，跳远运动以它不可抗拒的魔力，完全占有这个雄心勃勃的少年。刘玉煌简直无法摆脱这种迷人的诱惑。他成天泡在沙坑里，除了奔跑、跳跃以外，他的神经对别的一切几乎没有反应。他如痴如狂地练着，不断在自己身上生发和积聚着力量和速度。他那天赋的爆发性弹跳力，动作的节奏感，和罕见的刻苦精神，全都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，使他具有一个跳远能手所必须具备的素质。在短短的两年里，他成绩提高的幅度是惊人的。一九七六年十月，这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，被选拔代表福建省去北京参加成人的田径比赛，在与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三十名选手的角逐中，他以七米〇五的成绩名列第十。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搏击就取得这样的成绩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。因为他毕竟是个少年，他怎能不心花怒放呢！比赛结束以后，他兴致未消地脱了鞋，光着脚丫子在沙坑里不停地蹦呀、跳呀，简直象发了疯。这是搏击后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一种幸福感，这种幸福感，只有亲临其境的搏击者才能品尝得到。

“你第一次与白井淳一较量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九七九年七月。”他回顾道，“我代表国家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，第一次见到了他。”

“结果怎样？”

“我跳了个七米八五，打破了邹振先创造的七米八一的全国纪录。这对我说来，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，可与白井淳一相比，还差一截子。”

“你不甘心吧？”我饶有兴味地问。

“当然，我参加比赛，不是为了去拿最后一名。”

三

搏击不仅是智慧和力量的检验，也是意志和感情的磨练。刘玉煌尽管一跃成为国家选手，但他毕竟还很年轻，他那张满的风帆，还没有领略过大海汹涌的狂涛，他那伸展的羽翼，还没有抵御过长空变幻的风云。他是那样单纯而富于想象。他觉得自己在沙坑上搏击，就象画家挥动画笔，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心灵的配色盘上，饱蘸理想的色彩，去勾勒那美丽动人的画卷。

然而，搏击是严峻的，它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富于诗情画意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，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举行。这个异乎寻常的盛会，实际上是奥运会的一次摸底测验，也是世界强手实力的一次检阅，素有“小奥运会”之称。刘玉煌对它的向往尚不止此，他在探索跳远运动发展史的过程中，曾了解到这样一个奥秘：墨西哥城是田径奇迹的摇篮，它座落在海拔两千二百四十米的高原上，空气稀薄，阻力很小，有利于田径运动员提高成绩。一九六八年，美国黑人跳远名将鲍勃·比蒙轰动世界的八米九十，就是在那里创造的，被人们称为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一跳。

“难道我就不能创造一次奇迹吗？哪怕是闯过八米大关呢！”刘玉煌的思维在转动。

“对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全力一搏！”刘玉煌的心在呐喊。

生活常常是捉弄人的。八月底，正当刘玉煌养精蓄锐要

飞越太平洋，前往墨西哥时，他在广州染上了流感，高烧到三十九度多，有气无力地躺倒在病床上。代表团的领导劝他放弃这次出征，留在广州医治。可是他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在他的脑子里，那幅充满理想色彩的“画卷”已经构思出来，他早已进入了角色。他猛地从病床上蹦起来，紧紧抓住领导的手说：“只要我还能走动，我就要拚一下！”领导拗不过他，只得同意他带病前往。

墨西哥城不仅是闪耀着阿兹特克文化精华的一座古都，也是拉丁美洲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城。尤其是那座为第十九届奥运会修建的体育场，宏伟壮丽，别具一格，更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体育爱好者。可是这一次，异国风光并没有能牵动刘玉煌的心，他感冒刚恢复，又不适应高原气候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。于是，他索性把自己关在旅馆里，从朦胧的早晨，直到暗淡的黄昏，一分一秒的为搏击聚集着力量。

这场搏击，的确是一次高水平的较量。偌大的规模，众多的强手，是刘玉煌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。比赛那天，刘玉煌早早来到赛场，独自坐在助跑线旁的长凳上，打量着一个接一个从身边走过的外国选手。翻译在身后悄悄说：“瞧，那个蓄长发的是美国的麦里克斯，那个连鬓胡子是法国的马尔萨，那个长着鹰勾鼻子的是民主德国的董布罗夫斯基，你看，日本的白井淳一也来了……”翻译的话，刘玉煌似乎没有听进去。他只觉得眼前的对手身材是那样的高大，两条腿是那样的长……

刘玉煌的身体条件确实太一般了，身高只有一米七六，长得比较单薄。当初选他到国家田径集训队来时，有人就曾

提出过非议，认为他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。谁知，别具慧眼的齐祖潭教练很欣赏他，觉得他助跑速度快，爆发性力量强，而跳远正是速度和力量两大强度的结合。齐教练认为，对具有这样条件的运动员，不应该挑剔，有没有发展前途，那就要看教练的能耐了……

刘玉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此刻，他心里反倒平静了，就连日夜困扰他的那幅充满理想色彩的“画卷”，也被抛到九天云外。他转脸望了一眼身旁的齐教练，齐教练正沉静地向他微笑着。他明白，这熟悉的笑意里，包容着多少信任、鼓励、关切……于是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迈步向助跑线走去。

“你创造奇迹了吗？”我打趣地问。

“我的对手太厉害了，加上我的体力不好，水平发挥不出来，只跳出七米三八，名列第十二位。”显然，刘玉煌有些羞赧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“白井淳一呢？”

“他夺得了银牌。”刘玉煌沉吟了片刻，接着说，“但是，我也并不是没有所得，我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新技术。找出了自己的差距。”

至于什么差距，他没有详说。但是从他的眼睛里，我探测出他得到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收获。他成熟了许多。痛苦的教训，使他不得不终止那充满理想色彩的“描绘”，他开始领悟到搏击的严峻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。

四

生活很象舞台上演戏，有高潮，也有低潮。一九七九年

对刘玉煌说来，可算是最低潮了。他从墨西哥失利归来，元气还没有恢复，紧接着又在第四届全运会中败北，他只跳了七米二一，在国内选手中屈居第十一位。如果说墨西哥之役尚有情可说，那么这次在国内的惨败，就难以交待了。他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常常一个人独自佇立在龙潭湖畔的浓重暮色中。他思索着，他仿佛看到家乡莆田的荔枝树已经结果了，滴翠的绿叶，嫣红的果实，芳馨的香气。他难过极了，多么想回去搂着亲人大哭一场！但是，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，为的是不让自己过于伤感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一定要坚持搏下去，他只有这一条路好走。他在赛场上已经失去了很多，在精神上他不能再崩溃。

他决心用苦练来“惩罚”自己。这年冬训，他在齐教练的精心安排下，除以最大的强度进行专项素质训练外，还针对自己上板跨步过大、起跳重心过低的弱点，校正最后几步的节奏，改进空中收腹动作。他练得很苦，几乎每天训练回来都筋疲力竭，手端不起饭碗，腿迈不上楼梯，似乎连最后一点力气都顺着汗水流走了。

翌年二月，为准备参加二十二届奥运会，国家体委选派一批有发展前途的田径运动员去美国训练，刘玉煌被选中了。

美国是世界手屈一指的田径王国，曾独霸田坛多年。他们的跳远项目，可谓名手辈出，人材济济。其中欧文斯一九三五年创造的八米一三的纪录，保持了将近二十五年；波斯顿一九六四年创造的八米三五的纪录，也曾名噪一时；至于比蒙震惊世界的一跳，则被预言为“一个永远打不破的纪录”。在这样一个田径相当普及的国家，即使是在一所大学

里，也不无与之抗衡的强手。所以当刘玉煌离开祖国登上美国的堤岸时，他如同一只江帆驶进了汪洋的大海，他的视野开阔了。

然而，在美国训练的日子里，与其说是那里的运动水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倒不如说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在心中加倍地得以萌发。在那里，他深深地感到：一个运动员的水平高低是和国家的荣誉分不开的。强者受到尊敬，弱者遇到鄙视，何况性情外露的美国人又一向崇拜强者。所以，他没有心思去浏览西方世界的摩天大厦，也没有功夫去思念故国的乡土亲友，他的心灵每时每刻都被震撼着，他的民族自尊心无时不在被陶冶着。他那倔强的性格和奋发的精神显示出巨大的威力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的身体素质和跳跃水平扶摇直上。四月间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举行的第十一届马丁·路德·金国际田径运动会上，曾出现了这样一件事：参加跳远比赛的七、八个美国选手，实力都在八米以上，他们一个个身高马大，谁也不把中国选手刘玉煌放在眼里。尤其是那个曾获得一九七三年奥运会冠军的名将罗宾逊，当他第四跳跳出七米九二后，一看刘玉煌的第五跳只不过七米七十，满以为稳操胜券，便宣布免跳。这一举动，象针一样刺痛了刘玉煌的心。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荣誉，他决心最后拼力一搏，第六跳终于跳出了七米九四，夺得了桂冠。赛后，罗宾逊怀着惊讶而崇敬的心情对刘玉煌说：“我万万没有想到矮个子的中国人能跳这样远。”

一九八〇年对刘玉煌说来实在是太难忘了。这一年，虽然错过了莫斯科奥运会，但他却有机会参加了传统性的欧洲体育节、法国的尼斯国际田径赛等重大的国际角逐，先后五

次跳出了七米九十以上的好成绩。他认定，自己是有潜力的。他可以满怀信心，从容不迫地去叩击跳远运动的国际关——八米大关了。

五

果然，他一举叩响了八米大关。

一九八一年四月，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田径邀请赛上，他第一跳就闯过八米大关，使我国的跳远项目第一次跃入国际水平。

五月，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，他又一次越过八米大关，创造了八米〇二的新纪录。

全国各地寄来一封封贺信，赞扬他跻身世界强手之林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信写得是那样热情洋溢，每个字都是滚烫的。可是刘玉煌却没有沉浸在欢乐中。他想，今天才越过八米关，实在是太晚了，眼前的迫切使命是战胜白井淳一，让五星红旗在亚洲田坛上升起。

在深夜恬静的宿舍里，刘玉煌和齐教练围坐在灯下，以出色的智力，严密的推理，分析着白井淳一的技术动作，探索他获得成功的隐秘，进而制订出对付他的科学的训练方案。

在春寒料峭的训练场上，刘玉煌把白井淳一创造的纪录，和他近几年获得的最好成绩，一一标在沙坑边上，借以激励自己，一公分一公分地向目标挺进……

现在，他魂牵梦萦的搏击终于到了。他就要出发去东京参加亚洲田径锦标赛，投入一场新的艰苦的搏击……



